

夏日爬山的小确幸

◎胡俊芬(河南平顶山)

爬山的最好时节,人们一般认为是春秋两季。春天草长莺飞,秋季天高云淡,去爬爬山,活动一下筋骨,当然不错。但如果你尝试过夏日去爬山,也能收获不一样的小确幸。

我曾经三伏天去爬过一次山,在这个过程中体会山间气温的变化,很奇妙。

在山脚下时,暑气袭人,天闷热闷热的,汗如雨下。忍着,慢慢往山上爬。到半山腰时,山风吹来,已有凉爽之意。待到山顶,凉风习习,比坐在空调房里还舒服,惬意之极。在山顶坐久了,竟然觉得有点冷。

及至下山,则和上山时完全相反。越往山下走越热,到山下时仿佛进入蒸笼一般,重回人间。

我看到有些人在夏日傍晚,常常约上三五好友向山顶进发。到山顶以后,享受着那里天然的凉爽,啤酒就烧烤,谈笑说人生,很自在。

夏季,山中真正是最好的避暑胜地。

夏日去爬山,还可能有一些奇遇。比如遇到某些大自然的小精灵。

有一次和朋友一起去爬山,下山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们正走着,忽然看到很多萤火虫在路边的灌木丛中飞来飞去。待要去捕捉它,它仿佛能看见一样,倏地合了灯,一下隐入漫无边际的黑暗,再也寻不见了。

有个小男孩和他的爸爸一起爬山。那位爸爸真的厉害,不知用了什么方法,竟然捉到一只萤火虫,装在空矿泉水瓶中。男孩望着在瓶中的一闪一闪发着绿色光亮的萤火虫,兴奋得尖叫。

那天,我们一路往山下走,数不清的萤火虫飞来飞去闪着灯作陪,场面隆重如同国王出巡。

萤火虫是夏季才有的精灵,山里人烟稀少,丛林蔓生,是萤火虫的天堂。人们在城区是不可能亲眼见到的。

夏日去爬山,还会欣赏到一些美丽植物,属于夏季的植物。

记得一次去爬山,爬到半山腰,感觉累了,便坐在台阶上休息。往山下望,是浓郁的绿;往山上望,也是浓郁的绿。这绿,把眼睛滋养得特别舒服。

路两边是树林,清脆婉转的鸟鸣从林中传来,听来心中愈加安宁。

一阵风吹过,带来袭人花香。循着香气往两边找,才发现荆条花开了,紫色的小花开得十分繁盛。

山里的野枣树开花的时候,空气里弥漫着带甜味的花香。小小的黄花上,成群的蜜蜂嗡嗡飞舞,全副武装的养蜂人也忙个不停,辛劳中憧憬着丰收。

当你被生活、工作赶得身心俱疲时,不妨去爬爬山,感受一下山中万物,心灵也会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彻底放松下来。

电影《飞行环游记》里有一句经典台词:幸福,不是长生不老,不是大鱼大肉,不是权倾朝野,是每一个微小的生活愿望达成。

我很想在这句话后面加一句:幸福也是每个微小美好体验的获得,能让平淡的生活熠熠生辉。

遇见好书

致敬古老文明 ——读《中国书写:二十四节气》

◎甘武进(广东东莞)

“生命中唯一燃烧着伤心记忆的节气。那些过往封存在时间的底片上,向光即可见影,闭上眼睛,我还看得见。”这是沈念对二十四节气中“小暑”的描述,读后让人对“小暑”有了非同寻常的认识:那是一种心情,一个故事,充满着不舍和淡淡的失落与遗憾,但又隐约可见希望与美好。类似的文字在《中国书写:二十四节气》这本书中还有很多。在书中,作者对二十四节气纵深阐述:在扎根传统之外,我们可以从生活里、从生命中、从广袤大地上、从时间空间流变中、从追忆中再现二十四节气,致敬古老文明,赋予其时代的意义。

二十四节气,中华文明的浓缩、结晶,历朝历代,文人学者,皆有阐述。坊间有不少有关二十四节气的文字、图片,但都停留在简单的知识介绍上,纵深的写作极少。此书由

庞培与赵荔红主编,他们约请当代中国二十四位散文作家,每人写一个节气,经群体写作方式向古老的二十四节气致敬,以个人的独特写作,构成二十四节气鲜活的生命血肉。全书分为正文和附录两个部分,正文依二十四节气顺序,始于“立春”,终于“大寒”;附录中收入两篇文章,一是苇岸的《一九九八:二十四节气》,以示敬意;一是于坚的《春至今归我故乡》,与首篇呼应,喻示时间的循环流转。

按照战国后期成书的《吕氏春秋》之“十二月纪”记载,最终,二十四节气起源于黄河流域,而完整意义上诞生于长江和淮河之交,尤以淮河为主体的安徽省淮南八公山。编者想依据古代朴素天地观中的“候时而行”,希望通过当代的人文情感,以当代散文的形式来重新界定、触摸和解读我们民族的深层情感脉搏,让写作者在呈现当代汉语写作之美的同时,亦对此时此刻在场的中国散文,有敏锐而准确的推测、微妙的观察和把握。因此,对于作家的选择,编者还考虑地域分布,中国大地,东西南北中,尽可能覆盖,让节气、时令的书写,既顺应时间的流变,又具有空间的宽广。

二十四名当代散文作家以各自的文字书写。在《雨水》里,祝勇说:“这乐器,与季节、气象相合,风声雨声、帘卷树声,落在建筑上,都成了音乐,而且,从不

凝固。”在《惊蛰》里,陆春祥说:“虫惊起,更多的却是植物的苏醒,禾苗们以轻盈的姿势扎根田间,当春风掠过,春雨飘过,农人们勤劳的双手抚过,它们蓄势待发。”而傅菲在《霜降》中写道:“霜是一个隐喻,是凝与散,是相逢与告别,是万物的起始句与结束语。”

每名散文作家从不同角度书写以二十四节气为核心的自然物候、历史文化、故乡亲情、生命体验,呈现出独特的文字魅力,多种元素、多种叙述方式的糅合与运用,既是新时代散文写作文体革命的一次集中展现,又让二十四个极其美丽的汉语——处暑、白露、谷雨、立秋……呈现出蓬勃的生命色彩。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农历中的特定节令,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千年的传承中,凝结了整个汉民族的智慧、情感、人伦以及对天地人的透彻感悟。2016年,二十四节气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而与此同时,这古老智慧的结晶收获了无数的致敬,以文字的形式投递而来。这样的书写,是繁茂生长的枝叶、变幻光色的树叶、姿态摇曳芬芳迷人的花朵;这样的书写,是汹涌的波涛、拍击堤岸的浪花、脉脉扩散层层叠叠的涟漪。



◎曾正伟(甘肃白银)

“衣裳再添几件,饭菜多吃几口,出门在外,没有妈熬的小米粥。”每当听到刘和刚的这首歌,我都会想起母亲熬的小米粥。

母亲熬粥,总是先“浪”后“扬”,先“搅”后“尝”。所谓“浪”,就是在水快开的时候,用瓷碗盛了小米,从锅里舀起少许清水,将米粒依次冲入锅中,直至米粒全部入锅。如果米中有小石子,石子就会留在碗底。“浪”的目的就是为了剔除米中的石子,以免磕牙。所谓“扬”,就是用铁勺将米汤舀起来,再慢慢地倒入锅中。如此反复,熬出的粥汤就如同胶体,米粒均匀而不沉淀。待米粒“开花”后,母亲会拿起三根筷子,开始“三百六十搅”。她常常顺时针搅180圈,然后再逆时针搅180圈。这样搅出的粥汤不仅油性、黏

稠又软和,还有润肺养胃的功效。待熬好了粥,母亲会舀一碗底粥汤,率先“品尝”。待自己觉得满意之后,才会上桌。

因为比别人多了“扬”和“搅”两道工序,母亲的小米粥喝起来口感格外好。如果将汤汁晾置一会儿,表面就会形成一层粥皮。那粥皮,清香而有韧性,甚至可以拉出丝来,下肚后解渴又顶饱。小时候,我最喜欢吃粥皮。每次喝粥,全家人的粥皮最终都到了我的碗里。一次,我发高烧,母亲专门请了一天假。她熬了一锅粥,盛了几大碗晾在桌上,就是为了能让我吃到更多的粥皮。

母亲熬粥,擅用砂锅。她先用大火将水烧开,再改用小火慢炖。那时,每逢雨雪天,母亲都会熬上一锅粥。因为不去上工,她就有充足的时

间来熬粥。所以,母亲在雨雪天熬出的粥比平时更有味道。

母亲熬粥,一般不用任何佐料,单凭物理制作,她就能熬出可口的粥汤。后来,农村生活条件逐渐好了,母亲开始往粥里加红枣、葡萄干或者花生,有时还会炆葱花。炆了葱花的粥,喝起来更加有味。媳妇坐月子时,见母亲的小米粥里有葱花,便惊讶地说:“原来小米粥还可以这样做呀!”

有道是,人间处处是清欢!母亲的小米粥,就像她的乳汁一样滋润了我的童年;后来,又像生命中必需的营养一样伴随着我的成长。如今,母亲已经年逾古稀了,但她仍然每天劳作在锅台周围。每当看到她熬的小米粥,我就会垂涎欲滴。母亲的小米粥,我永远也喝不够……

母亲的小米粥